

我的大学

外国文学卷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主 编 韩作黎
●副主编 赵惠中

高尔基 著
(前苏联)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文学卷

我的大学

64B-4

[前苏联] 高尔基 著

孙兆远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大学/(苏)高尔基著;孙兆运译.-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外国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我… II.①高… ②孙… III.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82 号

我的大学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1-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我终于决定去喀山大学学习了，至少事实是这样。

我上大学的念头，是中学生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勾起的。这个青年很招人喜欢，长得也很漂亮，有一对如同女人般温柔可爱的眼睛。他那时住在我们那幢房子的阁楼上，因为看见我手里经常拿着书，所以他对我注意起来，之后我们彼此认识了。没过多久，叶夫列伊诺夫竟然夸起我来：“您天生就是为科学服务的，您有这方面的特殊才能。”

我当时还不懂，就连一只家兔也可以为科学服务啊！可是热情的叶夫列伊诺夫很耐心地向我解释：各大学里正需要我这样的年轻人。当然。也提起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故事了。叶夫列伊诺夫还说：我去喀山以后，可以住宿在他家，过一个秋天和冬天，读完中学的课程，“随便”去参加几场考试（他说的是“随便”！）我就可以领到助学金上大学了，再过5年时间，我就成为一位“学者”啦。按他的说法一切都很简单，因为叶夫列伊诺夫当时不过才19岁，心肠又好。

他在中学考试结束，就离开这里回家去了。两个星期后，我也要动身了。

临行时，我老外祖母劝我说：“你别再跟人发脾气了！你老是发脾气，变得又厉害，又高傲！这都是跟你外祖父学坏了！你没见你外祖父落了个什么下场？苦命的老头子，活呀活的，都活成个老傻瓜啦！你要记住：上帝不议论人的是非，

魔鬼才爱干这种事呢！再见吧！唉……”

她擦掉挂在那松弛的老眼皮上的几滴可怜的眼泪，又对我说：咱们再也不能见面啦！你这孩子心都野了，要远走高飞了，而我已没几天活头！……”

最近几年来，我经常离开我好心的老外祖母，甚至极少跟她见面。我一想到这位骨肉相连、热情照顾我的亲人，一旦要和我永别，心里就十分难过。

我一直站在轮船的船尾注视着她，她站在码头边上，一手画着十字，一手拿破肩巾角儿擦脸，擦她那一双总是闪烁着无限仁慈光芒的黑眼睛。

我终于来到这个半鞑鞑式的城市，住在一所平房内的一间小屋里。这座小平房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条偏僻小街尽头的山岗上。平房的山墙靠临一片火烧场，火烧场上长起了密密麻麻的野草；在苦艾、牛蒡、马蓼的杂草丛和接骨木的灌木林里，堆起一堆倒塌了的砖瓦建筑物的废墟，废墟下面是个大地窖。无家可归的野狗就住在这儿，死在这儿。这个大地窖令我终生难忘，因为这是我所上的几所大学中的第一所。

叶夫列伊诺夫家，妈妈带着两个儿子，靠一点可怜的抚恤金维持生活。我到他们家里来的前几天，常看见这个脸色苍白、身材矮小的寡妇从市场回来，把买来的东西放在餐桌上，怀着悲痛的忧伤，考虑着怎样解决眼前的难题；即使不把自个儿算在内，又怎么能用这么一点点的瘦肉来给3个健壮的大

孩子做出一顿丰盛的美餐呢？

她是一位很沉静的女人，两只灰色的眼睛里含着无可奈何的善良与坚毅，仿佛是一匹累得筋疲力尽的母马在拉车上坡，明知自己拉不动了，可是依然得拼命地往上拉！

我到她家的第4天早晨，当她的孩子们还没有睡醒的时候，我到厨房里帮着洗菜。她小心翼翼地轻声问我：

“您打算到这儿干什么？”

“来读书，上大学。”

她的两道眉毛往上一扬，跟着额头上黄肉皮也向上一皱，菜刀切破了她的手指，她忙用嘴吮吸着伤口的血，身体跌落在椅子上，但跟着又跳了起来，叫道：

“噢唷！见鬼……”

她用手绢裹好切伤的手指之后，称赞我说：

“您削土豆倒挺麻利的！”

哼！这还能不会！我顺便向她讲了我以前曾经在轮船上做过帮厨的事。她又问：

“想想，凭您这点儿能耐就去上大学？”

我当时还不懂什么叫挖苦人。我把她的话当真了，就照实地对她说出我的如意计划，还说，经过这样努力，科学殿堂的大门就会向我敞开。

她叹息了一声，叫道：

“唉！尼古拉！尼古拉……”

正在这时，尼古拉走进厨房洗脸。他睡眼惺忪，头发蓬乱，但依然是笑嘻嘻，照例是高高兴兴的。

“妈妈！吃一顿肉馅饺子多好啊！”

“嗯，好吧。”妈妈顺从地回答。

为了趁机炫耀一下我的烹饪知识，我就说：“如果包饺子，这块肉可太瘦，也太少啦。”这回可惹瓦尔瓦拉·伊凡诺夫娜生气了。她狠狠地说了我几句，羞得我满脸通红，耳朵发胀。她将手里的几根胡萝卜扔到橱柜桌上，一转身就走出去了。尼古拉向我递眼色，解释妈妈的行动说：

“不高兴啦！……”

他坐在板凳上，继续对我说：女人都比男人爱生气。这是她们的天性，关于这点，好像有位瑞士的学者作出过铁一般的证实，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也谈起过这个问题。

尼古拉很喜欢教我，每当有机会，他就来给我讲述一些生活中的知识。我对他的话，总是洗耳恭听。这位好汉，真诚无私地想“把我教导成人”，而且还蛮有把握地答应要这样做。可惜他没有时间，更没有条件来认认真真地教我。他那种青年人的轻佻浮躁和自私的作风，使他看不见可怜的妈妈是怎样整日操劳、煞费苦心地支撑家务。他的弟弟是一个既迟钝又沉闷的中学生，就更察觉不到这一点了。我倒是早已自觉地看出了这位主妇的那套复杂的厨房经济和化学戏法。我清楚地看见她的技术多么巧妙：每天总能想出办法喂饱自己的

两个孩子，另外还要养活我这个其貌不扬、行为粗野的流浪儿。当然，分给我的每一片面包，就跟石头一样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开始想去找个工作干。为了我不在她家里吃闲饭，我每天一大早就跑出去，遇到刮风下雨，就暂时躲进那片火烧场里的荒芜的大地窖里，闷坐在里面听着滂沱大雨的声音和狂风的吼叫，闻饱了死猫死狗的臭气，我这才觉悟到：上大学——不过是一个梦想罢了，要是当初我去波斯，也许会比到这儿来好些。于是我把自已幻想成一位白胡子的老法师，能让每粒谷子长成苹果那么大，能叫每个土豆长到6公斤重，总之，我为了这片土地，为了这不止我一个人穷苦得走投无路的大地，幻想出了许多为民造福的好事情。

我常常幻想许多新奇的冒险和伟大的英雄事业。在生活困难的岁月里，这些幻想对我帮助很大。可是苦难的日子真不少啊！所以我就变得更会幻想了。我并不期待别人的帮助和偶然的幸运，我的意志逐渐磨练得很顽强；生活条件越是困难，我就觉得自己越发坚强，甚至越发聪明了。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懂得，人是在对周围环境的不断反抗中成长起来的。

为了不挨饿，我常跑到伏尔加河的码头上去。在那儿还可以挣得15到20戈比的工钱；在那里，我混入那些装卸工、流浪汉和无赖们中间，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块生铁投入了烧红的炉火里一样，每天都给我留下许多既强烈又深刻的印象。我看见那些疯狂露骨、生性粗野的人，在我面前旋风般地转来

转去。我喜欢他们对现实生活敢恨、对世界的一切敢于敌视嘲笑、对自己又满不在乎的乐观态度。由于我过去的生活经历,使我很容易与他们接近起来,愿意加入到他们那个厉害泼辣的圈子里去。一想到我曾经读过的勃来特·哈特的作品和许多“低级趣味的”小说,就更加激起我对这些人的同情。

有一个名叫巴什金的职业小偷,原来是师范学校的学生,现在是一个受尽折磨而且患了肺病的人,他很乖巧地对我说:

“你为什么总像个姑娘那样畏畏缩缩的呢?难道是怕人家骂你不老实吗?对姑娘说来,老实永远是美德。然而,对你——只不过是一条锁链罢了。公牛倒老实,那是因为它吃饱了干草!”

巴什金的头发是棕黄色的,脸也总是刮得光光的,矮小的身体像猫似的矫健。他以教师和保护人的姿态对待我,我看得出他的确是诚心诚意希望我将来能有点成就并且获得幸福。他很聪明,读过不少好书,尤其爱读《基度山伯爵》。

“这本书中有目的,有激情。”他说。

他很喜欢女人,一谈到女人就津津有味,兴趣横生,从他那极度衰弱的身体里发出一种痉挛;这种病态的痉挛使我感到恶心。不过我仍然聚精会神地听他讲,因为我觉得他的话很优美动听。

“女人,女人!”他声调抑扬地说,黄色的脸上泛起红晕,两只黑眼睛闪着赞赏的光芒,“为了女人,我什么事都肯干。女

人和妖魔一样，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罪孽！再没有比跟女人恋爱更甜美的事啦！”

他很会讲故事，经常为妓女们编出一些歌唱不幸爱情的哀婉动人的小调。他编的小调唱遍了伏尔加河两岸的各个城市，下面这一段极流行的小调也是出自他的手笔：

奴家生活寒苦，脸儿不漂亮，

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好衣裳。

为了这个呀，姑娘！

谁也不来跟你拜花堂……

有一个行迹神秘的人，叫特鲁索夫，他待我也很好，这人仪表端庄，穿着阔绰，有音乐演奏家一样纤细的手指。他在城郊造船厂区内开了一间小店铺，门面上挂着“钟表匠”的招牌，暗地里却买卖盗窃来的赃物。

“彼什科夫，你可不要去学偷东西！”他对我说，一面很庄重地抚摩他那斑白的胡须，眯起那双狡猾的、藐视一切的眼睛，“依我看，你不会走这条路，你是个重精神世界的人。”

“什么叫重精神世界？”

“啊，重精神世界的人没有羡慕心，只有好奇心……”

我这样说并不确切的，因为我对好多人和好多事都羡慕过，像巴什金那种用奇特的诗歌般的声调、出人意外的比喻和

表达讲话方法的本领，就令我羡慕。我记得他讲一个恋爱故事的时候是这样开的头：

“漆黑的夜晚，我像缩在树洞里的猫头鹰一样，枯坐在斯维亚日斯克这个僻陋城镇的客店里。正在10月，细雨绵绵。秋风瑟瑟。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鞑靼人拖长着嗓门哼唱哀歌一样，老也没个完：噢－噢－噢－呜－呜－呜……

“……恰在这时候，她来啦，她是那么轻盈，鲜艳，宛如旭日东升时的彩云，而天真纯洁的眼神却是假装的。她用恳切的声音说：‘亲爱的，我没有对不起你吧！’我明知她在说谎，却相信了这是真话！我凭理智看得很清楚，可在情感上总不相信她是说谎！”他说话的时候，全身有节奏地晃动着，眼睛眯缝着，有时还轻轻地用手摸一摸自己的心坎。他的声音虽然沙哑，但每句话都很清晰动听，就像夜莺的歌唱。

我也羡慕过特鲁索夫，他有声有色地讲述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等地的故事，尖锐地嘲笑大主教们的生活。有一次他悄悄地讲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这位沙皇当皇帝真是个能人！”

在小说里常有一种“坏人”，这种“坏人”每到小说结尾，常出乎读者的意料之外，突然变成胸怀宽大的英雄人物了。我觉得特鲁索夫很像这种“坏人”。

每到闷热的夜里，人们就渡过喀山河，坐在对岸草地上的矮树林边，一面吃着，喝着，一面交谈着各自的心事。经常是

讲生活的复杂啦，繁琐的人事纠葛啦，特别爱谈的是女人。他们一谈起女人，就那么抱怨、悲伤，有时又很动人，而且总是带着向黑暗窥视的心情，在那黑暗里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星光惨淡的黑夜，我曾经跟他们一起躺在长满河柳树的闷热洼地里度过了两三个夜晚。因为这儿靠近伏尔加河，夜气更显得潮湿，船上的桅灯好像一个个金蜘蛛在黑夜中向四面爬动，在那黑幽幽的岩石河岸上闪现着一簇簇火球和火网，这是富庶的马斯隆村里的酒店和村民住宅的窗户发出的光亮。轮船的躁轮隆隆地击打着河水。水手们在一排驳船中间像狼嚎似的拼命喊叫，不知什么地方有人用锤子敲着铁板，拖长凄凉的音调在唱歌，排遣着不绝如缕的忧思，给人们的心里添上一点淡淡的哀愁。

听着这些人的轻声漫语，更让人感到哀愁，他们思考着生活，谈着各自的心事，可谁几乎也顾不得听谁的。他们在矮树林里或是坐着，或是躺着，吸着烟卷，偶尔喝上一杯伏特加或啤酒，接着就回忆起许多往事。

“啊，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在黑暗中紧趴在地面上的一个人说。

听完了他的故事，人们都一致表示：

“常有这种事啊，都是常见的……”

“遇过”，“这是常见的”，“见过不少遍啦”，——听着这些话，我觉得今天夜里人们都已经活到了尽头了，仿佛一切都见

过,以后不会再有什么新鲜事了!

这种感觉拉开了我跟巴什金和特鲁索夫的距离,不过,我仍然很喜欢他们。根据我的经历,如果我走上他们的道路,那也是十分自然的事。当我想向上爬和进大学念书的幻想破灭以后,我就更想与他们接近了。遇到饿肚子、受气和苦闷的时候,我觉得我有本领去侵犯“神圣的私有制”或者去干其他种种罪行;可是青年人的浪漫主义不许我脱离我该走的道路。我在那个时候除了人道主义的勃来特·哈特的书和一些低级趣味的小说之外,还读过很多很正派的好书,这些书鼓励我去追求那种虽然还不十分明确、但却比我见过的一切具有更重大意义的事物。

这期间,我又认识了几个新朋友,获得了一些新观念。有许多中学生常到叶夫列伊诺夫住宅旁边的空地上来玩击木游戏。他们中有一个学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名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面色微黑,头发略带蓝色,像个日本人,满脸雀斑,好像皮肤里擦进了火药粉似的。他总是那么快乐,玩起来很灵活,说起话来很俏皮,他身上像是包藏着多种天才的胚芽。他跟所有具有天才的俄罗斯人一样,光凭这点天生的才能过日子,不再想努力去发展和提高。他的听力敏锐,对音乐有极高的鉴赏水平,也很爱好音乐,能够像艺人一样弹很优美的古丝理琴,弹三弦琴,拉手风琴,却不想进一步去精通更高级和更困难的乐器。他很穷,可是他那揉皱了的破衬衫、满是补丁的

裤子和磨透了底的皮靴，倒也很适合他那种豪放的性格、挺拔的身材和大手大脚的粗率作风。他好像是一个长期卧病刚刚站起来的人。又像是一个昨天才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囚犯。生活中的一切。对他都是新鲜的、舒适的，使他感到极大的快乐，他简直像满地飞窜的花炮似的跳来跳去。

他听说我生活艰难，处境不妙，就劝我跟他住在一起，并且劝我准备去乡村做小学教师。于是，我就到这个有趣的怪地方——“马鲁索夫卡”大杂院里来了，可能有许多代的喀山大学生都很熟悉这个大杂院。这是雷市诺里亚德街上一所破旧的大房屋。这真好像是那群饿着肚子的大学生、妓女和受尽折磨而失掉人形的穷鬼们，直接从房主手里夺过来的大房屋。古里住在从走廊通到阁楼的楼梯底下，那儿放着他的一张木板床，走廊尽头的窗子旁边摆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走廊通向3个房间，两间住着妓女。第3间里住着一个患肺病的神学院大学生，数学家，个子又高又瘦，样子怪可怕的，满头满脸长着红色的硬毛，用肮脏的衣片勉强遮着身子。从破旧的衣服里裸露出挺可怕的青虚虚的皮肤和瘦棱棱的肋骨。

他好像是靠着吃自己的指甲过日子，把手指头啃得快要出血了。他黑夜白日地画呀，算呀，还不断低声吭吭喀喀地咳嗽。妓女们都怕他，说他是疯子，可是又同情他，常在他的门口偷偷扔下一些面包、茶叶和砂糖，他就把这一包包的东西从

地上捡回来，好像一匹累坏了的马一样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如果妓女们忘记了或因为什么缘故不能给他送来礼物，他就打开房门，沙着嗓子向走廊里喊：

“面包！”

在他那深陷的眼球里，闪耀着一种自命不凡的狂人的高傲的神气。偶尔有一个罗锅儿的小怪物来看他，这人拖着一条瘸腿，肥肿的鼻子上架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头发斑白，在他那黄脸上浮现着狡猾的微笑。他俩紧紧关起房门，很安静地一连默坐上几个小时，只有一次在深夜里，这位数学家沙声的怒吼把我惊醒了：

“照我说——这是监狱！几何学——是鸟笼，哼！是老鼠笼子，哼？监狱！”

瘸腿的罗锅儿尖着声儿吃吃地笑，不断反复地说着一句什么挺难懂的话，可是数学家突然高声叫着：

“王八蛋！滚！”

客人被赶到走廊上，气呼呼的一边尖声地叫骂，一边用宽大的破斗篷裹起身体。这时候细高个儿的数学家站在门口，样子很凶，把手指头往乱蓬蓬的头发里一插，沙着嗓子喊叫：

“毆几里得是个大傻瓜！大傻——瓜……我敢说，上帝比这个希腊人更聪明！”

他猛地把房门一关，震得屋里的什么东西“咯啦”一声掉了下来。

在这之后不久，我听说他原打算从数学上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可是没等他完成这件事，就死了。

古里在一个印刷厂做报纸的夜班校对员，每夜挣 11 戈比的工资。要是我来不及出去做工挣钱，我俩一天就只能吃上 0.4 斤的面包、2 戈比的茶和 3 戈比的糖。我是没有很多时间去做工的，因为我要学习。我正硬着头皮钻研各门学科，那些拘谨死板的语法格式尤其让我苦恼，我简直不能把生动的、劳动人民俏皮巧妙的现代俄语嵌进僵死的语法格式里去。幸亏不久我就明白，学习这些东西对我未免“过早”了。即便我真获得了当乡村教师的资格，由于我年纪太小，也绝不会得到教师的职位。

古里跟我睡在一张木板床上，我黑间睡，他白天睡。当他干了一整夜的活儿，清早脸色变得更加乌黑，红着两眼回来的时候，我赶快跑到小饭馆里去买开水（因为，我们自己是没有茶炊的）。然后，我俩就靠窗边坐下来吃着面包喝着茶。古里讲报纸上的新闻给我听，朗读那位笔名“红色多米诺”的酒鬼小品文作家的滑稽打油诗。

我很惊讶古里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我看他对现实生活的态度，正跟他对待那个倒卖女人旧衣裳兼替人拉皮条的胖婆娘加尔金娜的态度完全一样。

这个楼梯下的小屋角是他从胖婆娘那儿租来的。由于付不出房租，他就给她讲笑话，拉手风琴，唱些动听的歌曲；每当

他用男高音唱起歌来，两只眼睛就闪出讥笑的光芒。胖婆娘加尔金娜年轻时做过歌剧班的合唱演员，她很能领悟歌词的含义。她常常感动得一串串眼泪从那总不害羞的眼睛里直淌到她这个酒鬼和馋鬼的青肿的脸颊上，她用胖手抹掉脸颊上的泪水，而后再拿出一条肮脏的小手绢仔细地擦她的手指头。

“哟！我的好古里呀，”她赞叹地说，“您真是个艺术家哟！如果您的脸再漂亮点——我会给您找点好福气的！我介绍过不少年轻小伙子去给守空房的女人解闷！”

在我们上面的阁楼里就住着这样一个“年轻小伙子”，他是个大学生，毛皮匠的儿子，中等身材，好像一个倒立的三角形，宽胸阔背，胯骨奇瘦。这大学生有一双跟女人一样的小脚，脑袋也显得很小时，快缩到肩膀里面去了。脑袋上盖着一层马鬃般的红头发，苍白贫血的脸上无精打采地瞪着两只凸出的绿眼睛。

这个大学生违抗父亲的意旨，像丧家犬一样忍饥挨饿，好不容易才从中学毕业升入了大学。之后他发现自己有一副好嗓子，能发深沉、柔和的男低音，又想去学唱歌了。

正为着这点，加尔金娜才找到他的头上来，并且把他介绍给一位富商的太太，这位太太40来岁，她有一个儿子念大学三年级，女儿也快要中学毕业了。商人太太是个干巴女人，瞧她那平板板的胸脯，直挺挺的姿势活像一个士兵，脸儿冷冷的又像一个绝欲的老修女。两只灰溜溜的大眼睛陷在白眼窝